輯傳

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格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

弔賵可也會葬非禮也

附左傳于是閏三月非禮也于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期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四時無愆過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事不悖亂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與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

衛人伐晉

左傳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

不競太甚故使報伐示己力足以距晉衛孔達帥師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左傳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杜氏曰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頵俱倫反公穀作髡

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

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江芈成王妹嫁于江芈亡氏反史記以為成王妾從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夫賤者稱役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職不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

其所由致之漸矣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之事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弟謀及婦人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馮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禍發蕭墻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

國事皆用吉禮何違經誣禮之甚也

附左傳殽之役晋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傳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晋以報殽之役二月晋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郤溱王官無地御戎

思出其位矣　程子曰秦越國襲人雖忿為晉所敗而無以為辭故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秦緣忿以再取敗故書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　杜氏曰彭衙秦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公羊傳作僖公主

者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禮平旦而葬日中反而祭曰虞其主用桑期而小祥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主用栗者藏主也藏於廟室中堂所當奉事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記云十三月而練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以占反可也改塗可也高氏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期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薨十有五月過虞練之時而方作

主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躋之故也　張氏曰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旣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始作主慢而違禮甚矣　杜氏曰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遷入於廟　按喪禮葬日而虞虞後明日為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作祔祭以新死者之神祔於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礿

年有事烝也此皆於祭無譏故不書祭名其郊禘大雩皆書祭名者祭之僭也烝嘗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此年大事之為祫公穀皆同杜氏以為禘者非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程子曰秦以怨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　自入春秋以來至此除大夫帥師外外兵非君

胡傳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譏在喪而圖婚也僖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婚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四者皆行於禫前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大夫會諸國大夫伐國始此

會盟之禮素知中國之約束也一旦以服楚為罪而伐之潰散其民播越其君沈亦何辜乎避豺虎而獵狐兎雖潰百沈何益於事多見襄公之不知類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夏四月乙亥（杜氏曰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王臣無外交以其嘗與魯同盟故來赴然非禮也　趙氏曰左氏云弔如同盟禮也按天子大夫無與諸侯盟之禮而曰禮也豈

春秋之意乎　啖氏曰穀梁云叔服也叔服若是王子則來會葬之時在元年何不書王子乎　汪氏曰左氏於王子虎稱王叔文公於叔服稱內史叔服則非一人明矣　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載叔服之言則與王子虎分明兩人矣

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皆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在河東大陽縣西封殽尸而還　程子

曰構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
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悔耳　史記秦紀曰
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
於軍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
仁山金氏曰按秦誓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
氏記秦晉之故甚詳而不記作誓之事書序誤以為
敗殽還歸之作惟史記繫於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蓋
穆公自是不復東征矣見伐不報

盟　按向者晉侯使陽處父盟公已而自知其非禮復請改盟盟然召而盟之晉之不能以禮謝過魯之不能以禮進退皆見之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左傳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不書者示威名不親伐也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江兵解故晉還）

愚按春秋無義戰以皆為利為怨而擅興也伐楚以救江而又知請於

自養以圖其實屢戰勝秦不勝滿溢又欲勤遠略以
為名耳本畏楚兵之強不敢徑趨江之城下乃揚聲
伐楚救江偏師涉其境而不敢入門於方城遇息公
子朱而還無異於秦兵出關而五國之師皆遁走也
既不能救江又不能伐楚亦可笑矣杜預謂子朱者
伐江之師也聞晉師起而解江圍夫四年楚滅江江
圍何嘗解也楚勢方張豈為晉師一鬨其境而即解
去乎蓋陽處父之徒藉口以退師猶夾泜誑子上之

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變文書婦姜便成之為婦也　張氏曰聖人嚴吉凶之辨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正以有父子之親而三年之喪哀戚之至國君為風教之首而納幣於喪中春秋變逆女為逆婦姜不成其夫人之禮以見人倫之本已失何以正是國人為後嗣之基乎　唐陳氏曰吉凶之

友之助故功烈止此豈不可惜哉　三年之秋楚人圍江今閱一期矣其國竟滅而晉襄如充耳為之出次降服不舉而深自責者乃在秦伯晉亦可恥也夫世事亦可歎也夫公羊云入不言圍書其重者江黄二國從中國而致滅黄書伐江書圍皆著中國之不能救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江黄之君不書奔不書以歸則能固守待援而死於其位又可知矣

晉侯伐秦

左傳圍邧新城秦邑以報王官之役在前年　程子曰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

朱子曰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未易言也　按春秋有只據經文不待觀傳而其本末自可見者如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狄侵齊楚人滅江晉侯伐秦晉坐視蠻服之橫而不

雅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習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王命而行諸侯敵王所愾恨怒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明也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衛前此嘗多事矣至是事大睦鄰以安社稷皆甯俞之謀也

義與歸賵同　杜氏曰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
也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音若

左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杜氏
曰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遷於南郡鄀縣　高
氏曰鄀蓋微國秦以其叛而入之其後遂為楚所并
楚昭王復國之後畏吳之強去郢而都鄀

大夫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似廉反猶滯溺剛克高明猶亢爽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晉趙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欒貞子欒枝下軍帥霍伯先且居中軍帥臼季胥臣下軍佐皆卒為六年蒐於夷起

六年春葬許僖公

左傳晉蒐於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

書之經既不書此說謬也　杜氏曰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為娶　按左氏曰臧孫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此因行父之私行而當時為之飾詞陳衛非魯之所畏陳又未先聘於魯魯何故遽遠求好乎季友嘗再如陳行父蓋結先世之私好耳

附左傳秦伯任好（穆公名）卒以子車（秦大夫氏）氏之三子奄息仲行（户郎反）鍼（其廉反）虎為殉（以俊反）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呼官反公作讙

左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懷嬴也嬖於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

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謂作中軍大夫穀梁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穀梁曰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穀梁曰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射姑曰敬諾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

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於朝者舉當諫況身為晉國之太傅耶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矣據左氏則易中軍者陽子還自衛而擅為之恐無此理據二傳乃處父家言於襄公公不能謹而漏言以致狐射姑敢動於惡故兩下相殺而書以國殺　今按凡云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謂見殺者本有罪而君與執政者殺之不以其罪

置閏於歲終故左傳以閏三月為非禮則無中氣者不謂之閏而名曰閏者非閏月矣秦之後九月實昉於此宜當時之卿大夫以天無是月而導其君以廢告朔之禮也　按猶三望猶者可已之辭也望郊之細也不郊矣以為無望可也猶朝於廟欲已而不盡已之辭也朝廟為告月也朝廟視朔皆不可已也猶朝於廟而朔可不告乎此經文之意也公穀槩曰猶者可以已非也

非也按經公與盟矣何謂後會乎杜云公後會而及其盟此飾非之言會盟同地會所以為盟也今及其盟不得云後會盟重會輕不當誚責其輕又已稱公會諸侯矣豈不及其會者乎　按經凡書諸侯者皆前目後凡惟此獨前無諸侯之目若無左氏則不知其為齊宋衛陳鄭許曹七國之君諸家皆祖左氏公後至之說然夫子明書公會安得自以為公後至耶劉氏辯之當矣惟許氏謂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自扈

也故於其至也卒名而已此盟晉盟戎非一事再見故兩稱公子遂以見晉戎同使又各舉其地以謹華夷之辨也胡氏謂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是也自壬午至乙酉四日之間不能再出知再書公子遂者謹戎之盟也左氏云珍之也大夫無遂事權臣專行而莫之忌雒邑王都所在戎醜居之無制甚矣不能攘却又盟好是修乃以專命竟外為得事之宜而珍之可乎自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

三子而奔意諸其奚難於君乎故書宋人殺大夫二子又以官舉以示君失其道官非其官其效至於一國作亂之明戒也　左傳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出傳會之枝辭　公羊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之説無理之甚可置於不足辨彼乃言之至再何也

附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士縠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